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訴苦情

卻說張天佐見兒子中了意，著了兩個堂候官兒作媒。張得又將鮑自安請出，兩個官兒道了相爺之命，鮑自安一一都應承了。那兩個官兒回來稟告張天佐，張天佐好生歡喜。今已初十日期，期於十三日下禮，十五日應考，十六日上好吉日，花燭喜期。張得又來通知，鮑自安道：“十六日完姻罷了！祇是禮可以不下，我係客中，毫無回復，奈何？”張得道：“老丈何必拘這些禮數！相爺也無什麼，說他圖你家一個好姑娘。相爺來的禮，祇管收受！”鮑自安道：“相煩大叔說聲：我帶來的盤費甚少，連送禮、押禮的喜錢也是無有。這便怎了？”張得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擱在俺兄弟二人身上。不賞他；哪個敢要麼？再不然，先稟相爺，賞加厚些就是了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拜托！拜托！”又問道：“先進城時，那時城門上都有兵丁，卻是為何？”張得道：“近來天下惶惶不安，強盜甚多。江南鎮江府前有報來，劫了吏部尚書公子，殺了十數人，活捉去建康道並妾賀氏。你老人家貴府建康，自然亦聞此事。山東濟南府亦有報來，劫去誣良一案，殺死解差五六十人，並殺死解官恩縣知縣唐建宗。你家舅老丈貴處是濟南，諒必知道。現今各處行文訪拿未獲，我家相爺恐考場人亂，強盜混入京都，故各門差人防護，許進不許出。在京人民都有腰牌，不禁他們出入。若應考者出城，必在這裏說明，我把個腰牌與他，方能出城哩！”用手一指道：“那邊不堆著好幾堆麼，老丈之人要出城容易，或我著人到城門上照應一聲，或多拿幾個牌子用去。”鮑自安道：“多承二位大叔照應，我絲毫無以相酬，祇好對小女說，等過門之後，在公子面前舉薦罷了！”這一句話兒正打在張得、張興心窩，好不歡喜，更加十分殷勤，要一奉十，臨晚多送幾張床帳，並多送燈油蠟燭。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日起，不待去打米糧，張得早已著人送米來，好不及時。正是：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眾人吃過早飯之後，鮑自安道：“今是十一日，無甚事。我與任、駱二位大爺同余大叔、濮天鵬、濮天雕六人，皆私娃案內之人，再令一人將私娃桶拿著，到狄公寓所，將此案代我女兒素娘清白清白，就讓狄公算作你我的引進，明日好候張家下禮。”眾人齊道：“使得！使得！”任、駱、余、濮同鮑自安告別家人，外著一個人扛著竹桶，臨出門對花振芳道：“倘若張公有人來說什麼的，你祇管一一應承。”花振芳領命，讓眾人出走，仍將門門上。鮑自安走到門前，張得、張興即忙起身問道：“老丈欲往何處去？”鮑自安道：“一則從來未到此地，欲觀觀盛景；一則吉期已近，雖無大妝奩，瑣碎物件也須置辦置辦。”張得道：“老丈京中不熟，我著一人領路何如？”鮑自安道：“不消，不消！”同眾人離了公會。走未多遠，借問來往行人：“狄千歲所寓何處？”那人答道：“狄千歲乃封王之人，有他的王府，在東門大街。山東做軍門，不過一時欽差耳。”眾人聞言，直奔東門大街而來。

不一時，來到狄千歲府門，八字牆，擋軍柱，甚是威嚴，門上懸了一匾，上有“欽王府”三字。但不知可是狄王府麼，又借問行人，正是狄王之府。鮑自安向眾人說道：“你等且在街旁站立，待我自己上前通說。如進內無事，自然有人傳你們進去；倘有不測，不說你們同來，殺斬存留有我當之！”又想到：“余大叔乃奉差抓我之人，不可落後，倒要同我前去。”於是任、駱、濮並拿竹桶者五人，立在街前等候。余、鮑二人行至王府大門，問道：“那位老爺在此？”王府乃封鎖衙門，雖有看門者，卻封在裏面，听得外邊有人相問，門裏問道：“何方來者？”余謙答道：“我乃誣良案原告余謙，奉千歲差同旗牌董超，趕江南提拿鮑福，今日纔到，望老爺通稟：鮑福現在府門伺候。”那人道：“誣良人犯被賊劫！董超已來兩月，說你們後邊即到，怎麼此刻纔來？在外等候，待俺稟報。”不一時，祇听是“咯通”一聲響亮，府門大開，旗牌董超走出，向余、鮑二人見禮。說道：“老爹今日纔到，余大叔怎又用老爹送行？晚生自那日同余大叔到歷城，與余大叔約定繳令箭相會。及至進了衙門，見堂官大爺說，千歲已經進京。又發一支令箭，分付我等到此，一同進京。晚生出來找尋余大叔不見，回家等候，總不見余大叔駕到。過得三五日後，聞听得唐老爺於路被殺，內中獨少駱大爺、賀世賴屍首，又平毀了四杰村一村人家。晚生不解是何人所殺？又候老爹十日之外，亦不見到。恐誤限期，急速趕進京，見了千歲。千歲分付晚生在此等候，已經兩月餘。千歲無日不問，今來甚好，千歲已在大堂傳見！”

鮑自安、余謙跟了董超進內，來至大堂，祇見兩邊列了幾十個內監。二人向王磕頭。狄公問道：“余謙，你與董超同去，怎麼不與他同來？你主被誰劫，殺死解官、解役，你必知情了！”余謙將茶館等候董超，適遇唐老爺押解主人進京，小的不及通知董超，隨後暗護，四杰村遇仇人朱氏之劫，央求五臺山和尚消計放火相救，越房而出；小的舍命救主，偶遇鮑福搭救，小的同主人受傷過重，至今方好，特同鮑福前來叩見千歲等說了一遍。狄公方知唐建宗被害之故，又深幸駱宏勛不死，無愧見伊兄駱賓王也。又向鮑福問道：“本藩久聞你的惡名。你在江湖上共做了多少年的大盜？殺害了多少客商？從實說來！”鮑自安道：“小人自二十歲上起手，今已六十二歲，在江湖上做了四十二年。前殺客商、過路官員也不少，那裏還記得數目！”狄公又問道：“聞得有官兵官役前去捉你，你怎敢大膽前來？莫非輕本藩之刀不利乎！”鮑自安道：“小的流落江湖，亦非樂意為盜。處於奸讒得志之時，不敢出頭，無奈埋沒耳！千歲千國之名，素著天下，非鮑福一人知之也！久欲謁見，吐小人不得已之愚衷！實無引而前。今蒙拘提，冒死前來見駕，乞賜誅殺，死得其所，又何懼焉？”狄公道：“有道則仕，無道則隱，此係聖賢之高志也！你既不肯出，則由於無道之秋，亦當務田園、埋名姓，因何截劫江湖，殺之無厭而為強盜乎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小人雖截劫江湖，殺人無厭，亦非不分賢愚，而盡圖其財殺之也！凡遇公平商賈、忠良仕宦，從未敢絲毫驚恐；而小人斷殺者，皆張、樂、王、薛等門中之人耳！”狄公听他說出張、樂、王、薛等黨中這些人的名姓，將鶯堂一拍，“呀”了一聲，便起身來，分付左右：“將他們帶進二堂，待本藩細加鞫問。”說罷，往後去了。鮑自安心中暗想道：“此必是大堂不便於捉我，恐有處逃脫，待進二堂閉上宅門，方拿個穩當的哩！”兩人聞得催促，正是：法令已催難久立，欲從再訴苦中情。

話說狄千歲在後堂專候復問，鮑自安、余謙被催促進去，祇得隨進二堂，真個好不威風赫赫。正是：提出賣法奸讒姓，打動千國忠良心。畢竟鮑自安進了二堂，不知吉凶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